

云麓梦寻

● 陈书良/著

六朝烟水
唐伯虎传
郑板桥评传
中国小品文史
听涛馆杂论



云麓梦寻

陈书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云 麓 梦 寻

陈书良 著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新星印刷厂

*

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0 插页:1

字数:650,000 印数:1-2,000

ISBN7-5404-1741-2
精装:1·1390 定价:40.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芙蓉北路 564 号 邮编:410008)

序

彭 崇 伟

湖南文艺出版社将书良兄的学术精品结集出版，名曰《云麓梦寻》。辱承不弃，命我作序，惶恐之余，我是感慨很多的。

书良出生于岳麓山下之岳麓书院。自幼敦品励学，然1966年高中毕业即失学于文革。后以做工谋生，历经坎坷，于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魏晋隋唐文学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分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书良背父所生，青年失学，家境贫寒，屡遭磨难。为了证明一个如他这般不幸的人亦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付出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已难说清。而一介孤贫寒士，能在学术上如此成功，除了个人的努力奋斗以外，又实在得益于他有幸出生在一个学术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伯外祖刘永济、外祖刘永湘都是老一辈古典文学专家，表兄陈贻焮现为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书良从小随外祖读书，并常常得到伯外祖刘永济的指点，可谓幼承家学。我总觉得，在我们这一辈四、五十岁的学者中，启蒙读物由《说文》、《四书》开始

的非常少，而书良就是这少而又少的一分子，这是很难得的。与此同时，书良也常常聆听杨树达、谭戒甫、王啸苏等著名学者的教诲。失学期间，书良又得以与著名文化人严怪愚、彭靖为邻，常常请益问学，因而具有较为扎实之国学根底，能以一个普通工人身份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武大读书期间，书良又师从黄焯、胡国瑞、吴林伯等教授，于珞珈山居三载，潜心研习。

书良最心仪的学者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与书良的伯外祖刘永济先生是至交密友（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吴宓与陈寅恪》等书）。书良曾通读陈氏的学术著作。于陈氏所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书良视为旗帜；于其“以诗证史，以史证诗”之法亦尤多会心，并力图在研究、撰著中运用、体现这一治学方法。

二

收编在这部文集里的，主要包括书良两方面的著作：一是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有《六朝烟水》和《中国小品文史》（与郑宪春合作）；二是作家研究方面的，有《郑板桥评传》和《唐伯虎传》。至于《听涛馆杂论》，则是他多年来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论文的选集。前四种都在八十年代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现在坊间已无从觅得了。

《六朝烟水》是一部立论沉稳、阐释深微而又文彩飞动、才气横溢的文化史著作，它探讨的是六朝时期士人的文化心理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包括对文学史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这本书据摭文史、涉猎艺苑，就一些罕有人涉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选择较新的角度反映六朝社会的人文风貌，勾勒出一代士人的痛苦、欢乐、追求及其心灵的轨迹。其中如六朝士人

仪表美以维摩为楷模、张僧繇引进西方画法的贡献、陈霸先政权的属性等等，都是极富创见的金玉之论。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认为此书“思想深邃绵密，行文旖旎有致，富有一种淡淡的诗意”；“实在是一本既严谨精审又才华横溢的学术著作。”但我在赞赏之余，总觉得书良兄不必惜墨如金，有些问题大有开拓论列之余地。

《中国小品文史》系书良兄提出构想，与郑宪春分章撰写，最后由书良兄统稿。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小品文史，属填补空白之作。记得91年出版后，学术界反响很大，香港《大公报》以《尺幅千里的中国小品》为题发表专评，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我拜读此书后，感到该书追根溯源，颇具开创性，于小品文流变的阐述也颇为精当。书良兄还出版过《历代小品文选》等书，想来他应当是厚积薄发，才能有此成就的。

书良兄对文学艺术史上一些才华卓犖而又坎坷崎岖的人物“情有独钟”，他先后写作了《郑板桥评传》和《唐伯虎传》。这两部堪称姊妹篇的专著以翔实的史料叙述了才子唐伯虎、郑板桥潇洒倜傥而又坎坷艰辛的一生，运用“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方法，对一些史实进行了精当的考证和严密的论述，以流畅的文笔再现了这两位诗画怪才极具反抗意识的个性魅力和艺术才情。我个人认为，两书中《郑板桥评传》写得更好一点，是一本难得的学术品味很高的传记。

至于《听涛馆杂论》诸篇，或笺屈诂老，或论汉说唐，立论精赅，文采斐然，表现了书良兄良好的国学素养。从其中《欧阳修研究小引》和《领袖与旗帜》两篇看，他的另一部专著《欧阳修研究》应该是呼之欲出了，这是侪辈们翘首以盼的。

三

我与书良相识而交，在文革初期的 67、68 年，迄今已近三十春秋。那时我家甫迁寿星街，书良家居通泰街，两家堪称比邻，几可隔篱相唤，咫尺间便有晤谈之乐。先父彭靖与严怪愚先生系四十年代中、后期一同办报之执友。先父年轻时即有“中南一支笔”之美誉，而严先生更是当年妇孺皆知的“笔挟风霜名记者”。这位全国最早揭露汪精卫卖国的严先生与书良同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此老极富幽默感，而书良平素亦多风趣；至文革中、后期，两代人在两个相邻院落间或平行或交叉的往来因而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大乐事。眨眼之间，这都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书良兄的院子现已不复存在，但院子里的那颗树，那树下一张竹床、几把蒲扇的令人乐而忘返的暑夜清谈，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楚。

友人、作家何立伟在为书良《唐伯虎传》所作的序言中说，单是看书良著述的选题，就知他是性情中人。这话是不错的。但书良兄不嗜烟酒，亦未尝从棋牌中去寻找乐趣，作为一个实在的性情中人，也实在是不容易的。故而书良年纪大我不多，学问却长我不少。有时也想大步向前，迎头赶上，但书良也不会歇气，甚至跑得更快，于是不免生出一丝淡淡的悲哀。好在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

是为序。

目 录

序	彭崇伟
六朝烟水	(1)
唐伯虎传	(137)
郑板桥评传	(301)
中国小品文史	(529)
听涛馆杂论	(811)
跋	(939)

目 录

小引	(3)
第一章 居士心仪	(5)
(一) 玉人顾影	(5)
(二) 辩才称病	(12)
(三) 处世心机	(18)
第二章 踽踽滕胧	(23)
(一) 乱世特产	(23)
(二) 正始名士	(28)
(三) 竹林七贤	(37)
(四) 中朝名士	(46)
第三章 金谷兰亭	(49)
(一) 郁郁乎文	(49)
(二) 金谷遗踪	(52)

(三) 曲水流觞·····	(59)
第四章 扪虱论文 ·····	(71)
(一) 点铁成金·····	(71)
(二) 融理入神·····	(75)
(三) 难言之隐·····	(82)
第五章 丹青功过 ·····	(86)
(一) 五光十色·····	(86)
(二) 自娱畅神·····	(89)
(三) 关塞重重·····	(98)
(四) 翰墨因缘 ·····	(106)
第六章 煌煌谱学 ·····	(109)
(一) 风起云涌 ·····	(109)
(二) 士庶之争 ·····	(114)
(三) 崛起之蜚 ·····	(124)
 附录 六朝年表·····	 (131)

小 引

当时只记入山深，
青溪几度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
不辨仙源何处寻。

——王维《桃源行》

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在华夏的土地上，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吴名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这三百余年是一个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战乱频仍，分裂割据，四野荒芜，死亡枕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西汉以来笼罩海内，经过汉武帝、董仲舒等人惨淡经营构筑起来的儒学大厦，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哲学重新解放，文学逐渐独立，思想非常活

跃，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经历着继先秦以来的第二次大的转折。

普列汉诺夫说：“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① 我以为，关于社会形态的变异，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它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这本书捃摭文史，涉猎艺苑，就一些罕有人涉及的问题，有些还是历史之谜，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就是企图选择较新的角度，反映六朝社会的人文风貌，勾勒出一代士人的痛苦、欢乐、追求和他们心灵的轨迹。书中各章变换角度，力求多侧面地反映六朝这一复杂的整体。这是作者的追求。

传说，晋太元中，有个武陵捕鱼人，曾缘着一条曲折的小溪，走到一个桃花夹岸，芳华鲜美，落英缤纷的地方，在桃林的尽头，从山壁的洞口进入，终于发现了良田平旷、男女耕织的世外乐土。但是，捕鱼人出来后，虽沿路一一标志，再去寻找，“遂迷不复得路”，“后遂无问津者。”^②

这当然是五柳先生的妙笔生花。不过，我倒觉得自己比重寻桃源的武陵捕鱼人更吃力。历史记载并不像江河，离源头越近，水越澄澈，杂质越少；而是年代越久远，虚构、无稽和飘渺越多，掺混的杂质也越多。回觅六朝古渡，一片苍茫烟水！

然而，我还是要不自量力地进行艰难的跋涉。由于才识浅陋，这种探索可能是失败的，但我的撰作动机却希望得到理解。

①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一九六页。

② 见陶渊明《桃花源记》。

第一章

居士心仪

——六朝关于士人仪表美的品目

(一) 玉人顾影

—

魏晋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文学逐渐独立、思想非常活跃、收获五光十色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变化，都反映到放浪形骸的清谈之中。清谈来源于清议。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执政者胡作非为，在野士人则放言横议。《后汉书·党锢传》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到魏晋时，

“品目”即为一时竞扇的世风。

所谓“品目”，亦称“题目”或“目”，就是清谈中对人物的德才、仪表等等品评鉴定，给予概括的考语。汉代郡国举士，注重乡评里选，所以汉末郭泰号称有人伦之鉴，许劭有“汝南月旦评”。《后汉书·党锢传》给我们留下了“品目”极珍贵的资料：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爽、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暄、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魏晋士大夫变本加厉地继承这一传统，讲究言谈容止，品目标榜，风行一时。^① 朋友晤叙，往往互相品目，有时对比，有时自评。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三十六篇，即为品评人物之分类标目。如德行、方正、雅量、识鉴、捷悟等等为一

^① 实际上，竹林名士不讲究容止。其中区别，第二章将会详论。此处是就六朝士人大概言之。

类；轻诋、假譌、汰侈，谗险等等为一类；褒贬之意，一望而知。一经品题，身价十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如《世说新语·贤媛》载范逵到陶侃家作客，当时陶家酷贫，但陶母卖发市食、斫柱为薪，款待范逵。第二天，陶侃又追送百里。范逵说：“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结果，范逵的宣扬，使陶“大获美誉”，指的就是这种品目。《世说新语·政事》注称品目是“取士之本”，可见是为用人服务的。当然，其中有些品目只是士大夫高自标置的门面话而已；但是，透过那飘逸潇洒的魏晋风度，我们可以窥见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里，一代士人的苦恼和追求，可以由此而探索中国美学史上异常复杂的现象。

魏晋六朝士人对于人物的才德，往往重在真率、脱俗，所谓“六朝风流”，也就是后来一位日本诗僧所赞叹的“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这在以后还将专章论述。由表及里，本章准备对品目中谈到的仪表进行钩稽探讨，力图勾画出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

二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论语·八佾》就记录了子夏谈到人体及绘画之美。以后，关于女性美的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层出不穷，而关于男性美的记述却甚为少见。至魏晋六朝，风气骤然加盛。就是妇女，也一扫从前的矜持含蓄，公然主动地欣赏男子之美。《世说·容止》就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至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士大夫更注意仪表之美。《世说·容止》有曹操“自以形陋”，因而要崔季圭代见匈奴使事。据《魏略》介绍，崔季圭“声姿高畅，眉目疏朗”，曹操举以自代，显然是一种爱美心理的表现。《世说新语》中关于仪表美的品目比比皆是。这些品目的共同特点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高妙的内在智慧和品格，用语玄虚而优美，既能表达脱俗的风度，也能体现外貌的漂亮。如

有人赞王恭，云：“濯濯如春月柳。”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①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②

齐武帝对殿下柳木，蜀郡所献，条如丝缕。帝

曰：“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少年时。”^③

这样的评议，充分表达了当时士人所追求的内在的、本质的、脱俗的审美理想，适应了门阀世族们的贵族气派。但是，剥开这些山光水色、精辞丽句织成的光环，我们看到的

① 以上均见《世说新语·容止》。

② 以上均见《世说新语·赏誉》。

③ 见《六朝事迹类编》卷一。

实际上只是一种病态美。当然，魏晋六朝也有人欣赏“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那样的阳刚美；^①也有人认为“楂梨桔柚，各有其美”；^②但风靡一时的仍是瘦削、苍白、摇摇欲坠的病态美。《世说·轻诋》云：“旧目韩康伯捋肘无风骨”。注引《说林》：“韩康伯似肉鸭。”可知当时鄙视肥壮而欣赏瘦削的身材。沈约身体很不好，据说他每天只能吃一筋饭，六月天还要戴棉帽、温火炉，不然就会病倒。^③在《与徐勉书》中，他自己也承认：

外观傍览，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综摄，常须过自束持，方可僬僬。解衣一卧，支体不复相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

真是瘦得可怜！然而世人偏赞美为“沈腰”，“一时以风流见称，而肌腰清瘦，时语沈郎腰瘦。”^④

不仅如此，苍白的面容也在社会上大受欢迎。据《晋书·王衍传》记载，大清谈家王衍常用的是白玉柄麈尾，他的手和玉柄同样的白皙温润，有一种病态美。《世说·容止》说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还是这个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⑤他还“好服妇人之服”。^⑥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齐梁，且有变本加厉之势。《颜

① 见《世说新语·容止》。

② 见《世说新语·品藻》。

③ 见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四，又卷五。

④ 见《法喜志》。

⑤ 见《何晏传》注引《魏略》。

⑥ 见《晋书·五行志》。